

中国古典美意蕴在舞剧中的体现

——以民族舞剧《红楼梦》中“游园”选段为例

万亚楠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中国古典美的美学意蕴在舞蹈中的表达具有身体语言与哲学思想的双重意蕴。本文从中国古典舞的文化符号和深刻内涵入手,以民族舞剧《红楼梦》中《游园》选段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舞蹈语言内所蕴含的中国古典美意蕴。研究发现古典美意蕴在舞剧表达中能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为古典舞舞剧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意蕴美;古典舞;舞剧《红楼梦》

DOI:10.12417/3041-0630.25.24.097

民族舞剧《红楼梦》是极具中国古典美意蕴色彩的民族舞剧。该剧共有十二篇章,序幕是黛玉《入府》,前场有《幻境》《含酸》《省亲》《游园》《葬花》,后场有《元宵》《丢玉》《冲喜》《花葬》和结尾《归彼大荒》。全剧的剧情以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爱情悲剧故事为主线剧情,实际上也将视角转移到对十二钗群像的悲剧命运的诉说,从不同视角讲述曹雪芹的红楼一梦。

《游园》选段是集中展现十二钗各自独特性格特点的部分,并且极具古典美意蕴和中式美学色彩。通过舞蹈语言的表达和舞台布景的设计,生动地展现了十二金钗在大观园中的生活场景,以独特的视觉冲击力让观众在舞蹈旋律中再次领略文学著作《红楼梦》的魅力。

1 “观文取象”的形象设计

“观文取象”原指从文字描述中获取形象,在古典美的语境下意味着从古典文化的丰富文辞传统艺术的表意符号、以及篇章记载等之中,汲取那些能够代表古典审美意象的元素,并将其转化为视觉、听觉或其他感官可感的艺术形象。舞剧《红楼梦》是根据文学著作《红楼梦》中文字精准地捕捉林黛玉、王熙凤、贾宝玉等人物的形象特征、服饰装扮等,通过舞蹈动作、舞台布景、音乐音效等手段,将这些抽象的文字描述具象化为舞台上鲜活的人物形象,构建了独特的氛围情境。这些蕴含着深刻的古典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成为古典美在现代艺术创作中传承与创新的关键桥梁,使得观众能够从这些精心构建的艺术形象中领略到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古典之美,感受其优雅、庄重、含蓄、细腻等独特魅力,实现古典文化与现代审美需求的有机融合。

从美学角度看舞蹈艺术的创造,是一个从自然之景到心中

之象再到艺术之象的一个过程,是主观与客观的相互融合。艺术与艺术之间的融合创造,是将得到灵感的“艺术之象”化于编导心中新的“艺术之象”,实际上也是观物取象的过程。在舞剧《红楼梦》的人物形象创作设计中,编导黎星采用了观物取象中“观文取象”的创造方法,对曹雪芹笔下的人物进行二次加工创造,形成了可视觉化的十二金钗形象。

红楼一梦,它不是简简单单一本空空言情之书,它“情”字的背后字字血泪,行行心酸。《游园》选段的表演实际上并不是原著中独立的篇章,而是编导选取了原著《红楼梦》的第23回至第58回,即元妃省亲后大观园最繁盛的全景,在《游园》中浓缩的展现出来。尽管该部分是十二金钗共存于舞台的时刻,实际上是编导有意将已离世的可卿与早早入宫的元春也放置于该部分,使欢聚团圆的繁华时刻铺上了一层淡淡的悲剧色彩。

该舞段下十二钗造型各不相同,是编导通过文字下的“十二钗”取象,对笔下人物角色有了感悟后,将其刻画出来。十二金钗在长案前,各自静止舞台前区:黛玉坐在最远处,扇着帕子沉思忧虑;宝钗摇着团扇,不动声色;迎春立于桌前,低眉温顺;湘云直接侧躺在地上,对应书中的醉卧芍药酣眠;可卿在园中犯困;李纨持书教子;凤姐弄钗;妙玉拿着梅花;惜春执笔作画等,每人的专属动作代表着不同的个人风格色彩,“十二钗”以可视化的舞蹈语言和舞美设计展现于人们视野,能够辨别出谨慎敏感的林黛玉、稳重随和的薛宝钗、泼辣能干的王熙凤、乐观豪爽的史湘云、温和的巧姐、沉稳从容的秦可卿、克制内敛的李纨、细腻可爱的妙玉、聪慧的元春、从容静雅的探春、甜美灵动的惜春、敢爱敢恨的迎春。她们缓缓从乐池升到舞台上,在一呼一吸的动作之间形成了各自代表的“象”,从舞台右前方移动至一横排时,十二钗仍然美美与共,

各有其美，从服饰到造型设计代表着不同的灵魂，将大观园内众佳丽玩耍嬉闹饮酒的场景重现舞台。

2 “雅韵承风”的身段演绎

《游园》选段以中国古典美为基底，在古典舞的雅韵下描绘出曹雪芹笔下的文字世界。通过身体姿态、动作韵律、气质仪态等方面展现了古典舞的底蕴之美。

“拧倾圆曲”的“拧倾”作为古典舞中的身法原则之一，是舞者在舞动身体时感受到的一种身体情韵，以及身体情韵带出形象的隐喻性。舞段《游园》中伴随迎春手执花在高处，众人以拧倾动势分别向她归拢，在横排的画面上尽显“十二钗群像”的美感。随后，十二钗以长案为界前后交错，前者中空间和后者高空间的拧倾摆动身姿，翩若惊鸿宛若游龙。每一次的队形变化调度，均以身体与手臂的摆动相结合不失美感又相互交错，从舞者们拧倾身姿的变换，感受到当下大观园内“游园”无穷无尽的欢声笑语。其身段外部形态表现在于拧倾而动，是在运动中上身要始终遵循着以腰为轴来完成向左向右的拧的动作，体现出子午阴阳的身体形态和动势，呈现的意蕴是古典舞美学中“无穷无尽、一来一往”。

在舞者的身体语言动作的表达中，十二钗上下交错时齐舞，由指尖带动的半圆弧微微停留在脸旁的动作设计，在古典舞动作和身段韵律之上，尽显古典舞“圆润流畅”古典审美韵律；当王熙凤拿拿壶倒酒后，众人饮酒时坐在桌前绕圆抬头饮酒的落毕后的齐舞动作，通过几番“圆”的手臂路线，形象的设计出表外十二钗在大观园的“团圆”，实际内里是营造出“千红一杯，万艳同悲”的景象。由此可见“圆曲”是中国古典舞身韵另一种重要运动轨迹模式，在迎春、探春她们的八字绕圆、立圆等动作下，配合身体节奏与重心构成了“欲前先后、欲上先下、欲左先右”的身韵特征，创造出了“大美而不言”的意象。《庄子外篇》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从而古典舞“圆曲”的动势体现了中国古典美的审美之道。宝钗等六人在一横排错落间的点翻、画圆等无棱角的圆润转换运动，呈现的是中国古典舞美学原理的核心“舞道”。无论是腰部的“画圆”动作语言，亦或是手臂、腿部的以圆为动势的动作路线，使十二金钗部分的齐舞更加具有韵味。在一呼一吸的指间、臂腕运动下短暂讲述着红楼繁华的一梦。

十二钗的动作也巧妙地加持了“冲靠”与“含腆”的身韵元素，伴随身体微微的倾斜与扭转，似园中的繁花在风中娇羞。十二金钗眉眼低垂，朱唇轻抿，通过“形神兼备”的身韵表达，将多愁善感的细腻情思晕染开来，举手投足间，诉说着红楼女儿们在游园之际的心思婉转，有着繁花似锦却终将凋零的伤感，也有着情丝缠绕却难以言说的娇羞，让观众沉浸于如梦如

幻的古典情境之中，领略着传统与艺术交织的独特魅力。

3 “古意流芳”的韵味晕染

韵味是舞蹈表演呈现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韵味存在于舞蹈的方方面面，韵味反映着呼吸，呼吸掌管着节奏的速度，通过呼吸，舞者的舞蹈动作便有抑扬顿挫、轻重缓急之对比，从而便有了独特的韵味。在舞剧《红楼梦》中的舞蹈表现时，编导黎星借助了“古意流芳”的韵味，展现出大观园内的女子们游园嬉笑玩耍，在园内饮酒、品花等生活状态，带领观众共同入梦，借舞者们动人的表演，感受着曹雪芹笔下的文字温度。

3.1 线条之韵美

当不同的线条融入到动态的舞姿身段之中，给予的感受是不同的，在《游园》开篇时，黛玉独自身处左侧，其余十一钗在右侧，十二钗以静态线条之韵美在前区，伴随着后方的金幕不断转换，宛若一副画卷，同时加以音乐的起伏变化将观众引入到书中大观园最为繁盛之时。

中国舞蹈所强调的线条的韵律是人体运动流动中的线性之美，其中古典舞讲求的“行云流水”包含了中国古典美学所承载的内容。当静止的造型配合呼吸的运用不断连接，成为“行云流水”的舞蹈舞段，就像是无数的点汇聚成线，在流动中形成“言已尽而意无穷”的意蕴，是一种流动的美感。对于舞蹈而言，流动是动作与动作之间的连接，欣赏主体在进行美的感知时便是对该过程的一种感知。

3.2 轻重之韵美

“轻重”是中国舞蹈美意蕴范畴之一。《游园》中十二钗以各自形象于园中玩乐，形象上来看众人的装束颜色各有轻重之分，同时在动作上也有着古典舞的轻重缓急之势。“轻”与“重”在舞蹈中是相互依存的，当宝钗“扑蝶”玩闹时，众人围簇一团，体现着轻松、轻快的环境，与此同时元春在舞台最左侧，神情凝重，暗示于她被困于宫中；可卿在舞台最右侧，暗示了她已不在人世间，看似团圆欢愉的时刻实际上是以现代视角抱着大团圆的期盼去看待观园盛况。

《红楼梦》本身是一场悲剧，在悲重的气氛下有一出轻松的“游园”之戏，也是舞蹈篇幅的轻重之占比的巧妙设计，这一幕通过舞蹈的表演也体现出了中国文学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情调。正是因为舞蹈表演与古典舞蹈本身的魅力，以及编导对中国古典美意蕴的提炼和现代性编创，从而因“轻重”之意尽显舞蹈美意蕴。

4 古典群像的写意表达

剧场、影院等物质性空间本身就能产生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做梦效果，编导在设计时采用时空交错的创作手法，打造了一

个虚实相生如梦如幻的大观园空间，十二金钗身着十二种色彩的服装在长案共舞，是一幅色彩鲜艳美丽的画卷，十二金钗演绎出在家族盛世期间的“团聚”场景，是群像与观众的彼此对视和凝望，进而深切感受到那份虚幻的美。在此刻，原著中十二金钗命运的悲剧底色被巧妙地淡化，现实理想与文学意象融为一体，营造出和谐而美好的意境。

4.1 虚实交错的韵味

“虚”与“实”的韵味最早是由老子所提出，经过长期的美学发展，“虚”与“实”逐渐成为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舞剧空间是封闭的矩形，在此空间内，编导制造出了《红楼梦》观园的虚境。虚，代表着空间中的无、未尽之处，是潜在的、未显现的；舞台上当有长案，以及十二钗手中的画笔、酒壶等道具，体现出实，是空间中的有、实际存在，是显性的、已呈现的。两者之间加以十二钗衣着舞蹈动作和舞蹈服饰就呈现为明和暗、密与疏、浓与淡、轻与重、快与慢等。这种虚与实的对立统一，形成了一种动态的空间感，让人们在其中感受到一种流动的美。

《游园》选段中，当宝钗追捕蝴蝶，大家围拥着她，在舞台上表现的实与虚使得观众进入虚幻的观园梦境。基于此，无论是湘云酣眠、探春吟诗、熙凤记账、惜春作画、还是黛玉一人行走、攀谈等，这些将生活语汇置于舞台之上，动作更加的具有精练性和美感，同时结合舞美、灯光的设计，都最大程度化渲染了氛围，想让人一同进入这画卷。以有限之形，传达

无尽之意境，展现出了一种极具特色的东方审美符号。这不仅体现了中国艺术虚实相生的美学范畴，更彰显了舞剧创作的审美价值。

4.2 圆融归一的意象

该舞剧的“红楼群像”成功体现了“圆融归一、阴阳相合”这一古典美意蕴观念，接纳独立且包容。群像是巨大时代背景下个体的选择与命运，将每一个体取出也可以单一成立一个故事，因此十二钗每一个人也都深深影响着故事的起承转合，拥有独立的灵魂和人格。

《游园》选段不同于《幻境》选段统一的白色纱衣基调，十二金钗各美其美，通过服饰加持，长桌、舞圆凳上的齐舞，使不同的服饰装造搭配和谐，此群像给观者一种浮于表面的华丽与热闹，从而看起来又更为玄妙。纵观全剧，每个篇章既独立又连结，产生了圆融意象。《红楼梦》不仅是一场古典舞与现代舞相结合的表演，更像是一场梦，在该梦之中体现了古典美意蕴，也记录了她们的悲欢爱恨。通过舞者的肢体语言表述、音乐的巧妙设计运用，让每个走进剧院的观众能够感受到《红楼梦》的深刻内涵与永恒的魅力。

5 结语

“意蕴美”在舞剧《红楼梦》中以舞蹈的形式贯穿了全剧，展现于观众视野，外部形态的身姿中展现出美意蕴中的意象美，同时通过古典舞基本韵法，分析《游园》中存在的体线性美以及动作的“轻与重”对比，使舞剧彰显了别样魅力。

参考文献：

- [1] 于平,张莉.中国民族舞剧四十年的历史跨越——从“于颖版”《红楼梦》到“黎星版”《红楼梦》[J].民族艺术研究,2023,36(05):99-112.
- [2] 唐兴华.从“和”的古典美学理念谈中国古典舞身韵[J].艺术教育,2019,(10):114-115.
- [3] 于平.“身韵”的价值与中国古典舞的学科建构[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9,(02):6-16.
- [4] 祝凡淇,宗白华“舞”的阐释与中国舞蹈美学特征[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8,(02):21-25.
- [5] 赵阳.从文学形象到舞蹈形象的转化——对两个版本的舞剧《红楼梦》的分析[J].齐鲁艺苑,2011,(03):34-36.
- [6] 沈艺.线条的艺术——试论中国古典舞线性运动的特性[J].艺术研究,2011,(02):98-99.
- [7] 彭吉象,吕艺生,平心.舞蹈美学漫谈[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9,(01):8-16.
- [8] 庞丹,韩瑾.子午之身·阴阳之韵——古典舞身韵教学的特点与规律[J].舞蹈,2000,(03):36-37.
- [9] 唐满城.中国古典舞“身韵”的“形、神、劲、律”[J].文艺研究,1991,(01):150-152.